

資治通鑑

中

華

名

著

以銅爲鏡 可以正衣冠
以人爲鏡 可以明得失
以史爲鏡 可以鑒興替



卷二

京華出版社

中华名著

吴樵子 主编

资治通鉴

卷二

京华出版社

· 史 ·

起初,曹操欣赏关羽的为人,但观察关羽的心思,没有久留之意,就派张辽去了解关羽的想法,关羽叹息说:“我十分明白曹公待我情义深厚,但我受刘将军厚恩,已发誓与他同生死,共患难,不能背弃誓言。我最终不会留在这里,但要立功报答曹公后才离去。”张辽把关羽的话报告给曹操,曹操佩服他的义气。等到关羽杀死颜良后,曹操知道他一定要离去,就重加赏赐。关羽把曹操赏赐的所有东西都封存起来,留下一封拜别的书信向曹操辞行,就到袁绍军中投奔刘备。曹操的左右将领要去追赶关羽,曹操说:“他是各为其主,不要去追。”

曹操回军官渡,阎柔派遣使者拜见曹操,曹操任命阎柔为乌桓校尉。鲜于辅亲自到官渡拜见曹操,曹操任命他为右度辽将军,回去镇守幽州。

广陵郡太守陈登把郡府设在射阳,孙策向西攻击黄祖,陈登引诱严白虎的余党,准备在孙策后方起事。孙策率军回击陈登,先驻在丹徒,等待运输粮草。当初,孙策曾杀死吴郡太守许贡,许贡的家奴和门客藏在民间,打算为许贡报仇。孙策喜欢打猎,经常在外追赶野兽,他骑的一匹骏马速度极快,卫士们的马根本追不上。孙策乘马驱驰时,突然遇到许贡的三个门客,他们用箭射中孙策面颊,后面的卫士骑马随即赶到,将门客全部杀死。孙策受伤很重,召唤张昭等人,对他们说:“中原正在大乱,以吴、越的人力,据守三江险要,足以坐观成败。你们一定要好好辅佐我的弟弟!”又把孙权叫来,将印绶给孙权佩上,对孙权说:“率领江东的人马,决战于疆场,与天下英雄相争,你不如我;选择贤才,任用能臣,使他们各尽忠心,保守江东,我不如你。”四月,丙午(初四),孙策去世,年仅二十六岁。

孙权悲痛号哭,没有去主持军政事务。张昭对他说:“孙孝廉,这难道是哭的时候吗!”于是给孙权换好官服,扶孙权上马,要他出去巡视军营。张昭率领僚属,向朝廷上表奏报孙策的死讯,并通知属下郡、县,命令各地官吏和大小将领都严守岗位。周瑜从巴丘率兵前来奔丧,就留在吴郡,担任中护军,与张昭一起主持军政事务。当时孙策虽然已经占有会稽、吴郡、丹阳、豫章、庐江、庐陵这几个郡,但偏远山区还未全部控制。流亡客居在江南的士大夫,也还怀有暂时避难的想法,与孙策、孙权并未建立起稳定的君臣关系。但张昭、周瑜等人认为可以与孙权共同完成大业,于是尽心尽力地为孙权效力。

刘备回到袁绍军中,暗中打算离开袁绍。于是,他劝说袁绍与荆州的刘表联合。袁绍派刘备率领他原来的部队再到汝南,与盗匪首领龚都等联合,有部众数千人。曹操派部将蔡杨前去进攻,被刘备杀死。

袁绍驻军阳武,沮授劝袁绍说:“我军数量虽多,但战斗力比不上曹军;曹军粮草短缺,军用物资储备比不上我军。因此,曹操利于速战速决,我军利于打持久战。应当作长期打算,拖延时间。”袁绍没有采纳。八月,袁绍大军向前稍作推进,依沙丘扎营,东西达数十里。曹操也把部队分开驻扎,与袁绍的营垒相对。

曹操出兵与袁绍交战,没有取胜,又退回营垒,坚守不出。袁绍军中制造高楼,堆起土山,居高临下地向曹营射箭,曹军在营中行走,都要用盾牌遮挡飞箭。曹操制成霹雳车,发射石块,将袁绍的高楼全都击毁。袁绍又挖地道进攻,曹军在营内挖了一道长长的深沟,以抵御袁军从地下来攻。曹操兵少粮尽,士兵疲惫不堪,百姓无法交纳沉重的赋税,纷纷背叛而降附袁绍。曹操大为忧虑,给荀彧写信,说准备用退回许都的办法引诱袁军深入。荀彧回信说:“袁绍集中全部军队到官渡,打算与您一决胜负。您以最弱者抵抗最强者,如果不能制敌,就将为敌所制,这正是夺取天下的重要关键。而且,袁绍只是布衣中的英雄罢了,能把人才招集在自己身边,却不能任用。以您的神武明智,加上尊奉天子、名正言顺,有谁能阻拦得住!如今,粮食虽少,但还没有到楚、汉在荥阳、成皋对峙时

· 史 ·

一八一

的困境。那时刘邦、项羽谁也不肯先行后撤,是因为先退就会处于劣势。您的军队只有袁绍军队的十分之一,但您坚守不动,扼住袁军的咽喉,使袁军无法前进,已长达半年。情势显现,已到终结,必将发生变化,这正是出奇制胜的时机,一定不能放弃。”曹操听从荀彧的劝告,于是坚守营垒,与袁绍相持。

曹操见到运输粮草的人,安抚他们说:“再过十五天,当为你们击败袁绍,就不再辛苦你们运粮了。”袁绍的运粮车数千辆来到官渡,荀彧对曹操说:“袁绍的运送辎重的车队马上就要来了,押运的大将韩猛勇敢而轻敌,进攻他,可以把他击败!”曹操说:“派谁去合适?”荀彧说:“徐晃最合适。”于是,曹操派遣偏将军河东人徐晃与史涣在半路截击韩猛,击退韩猛,烧毁袁军辎重。

冬季,十月,袁绍又派大批车辆运粮草,让大将淳于琼等率领一万余人护送,停留在袁绍大营以北四十里处。沮授劝袁绍说:“可派遣蒋奇率一支军队,在运粮队的外围巡逻,以防曹操派军袭击。”袁绍不听。

许攸说:“曹操兵少,而集中全力来抵抗我军,许都由剩下的人守卫,防备一定空虚,如果派一支队伍轻装前进,连夜奔袭,可以攻陷许都。占领许都后,就奉迎天子以讨伐曹操,必能捉住曹操。假如他未立刻溃散,也能使他首尾不能兼顾,疲于奔命,一定可将他击败。”袁绍不同意,说:“我一定要先捉住曹操。”正在这时,许攸家里有人犯法,留守邺城的审配将他们逮捕,许攸知道后大怒,就去投奔曹操。

曹操听说许攸前来,来不及穿鞋,光着脚出来迎接他,拍手笑着说:“许子卿,你远道而来,我的大事可以成功了!”入座以后,许攸对曹操说:“袁军势大,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?现在还有多少粮草?”曹操说:“还可以支持一年。”许攸说:“没有那么多,再说一次。”曹操又说:“可以支持半年。”许攸说:“您不想击破袁绍吗?为什么不说实话呢!”曹操说:“刚才只是开玩笑罢了,其实只可应付一个月,怎么办呢!”许攸说:“您孤军独守,外无救援,而粮草已尽,这是危急的关头。袁绍有一万多辆辎重车,在故市、鸟巢,守军戒备不严密,如果派轻装部队袭击,出其不意,焚毁他们的粮草与军用物资,不出三天,袁绍大军就会自行溃散。”曹操大喜,便留下曹洪、荀彧防守大营,亲自率领五千名步骑兵出击。军队一律用袁军的旗号,兵士嘴里衔着小木棍,把马嘴绑上,以防发出声音,夜里从小道出营,每人抱一捆柴草。经过的路上遇到有人盘问,就回答说:“袁公恐怕曹操袭击后方辎重,派兵去加强守备。”听的人信以为真,全都毫无戒备。到达鸟巢后,围住袁军辎重,四面放火,袁军营中大乱。正在这时,天已渐亮,淳于琼等看到曹军兵少,就在营外摆开阵势,曹操进军猛击,淳于琼等抵挡不住,退守营寨,于是曹军开始进攻。

袁绍听到曹操袭击淳于琼的消息,对儿子袁谭说:“就算曹操攻破淳于琼,我去攻破他的大营,让他无处可归。”于是,派遣大将高览、张郃去攻打曹军大营。张郃说:“曹操亲率精兵前去袭击,必能攻破淳于琼等,他们一败,辎重被毁,则我军大势已去,请先去救援淳于琼。”郭图坚持要先攻曹操营寨。张郃说:“曹操营寨坚固,一定不能攻克。如果淳于琼等被捉,我们都将成为俘虏。”袁绍只是派轻兵去援救淳于琼,而派重兵进攻曹军大营,未能攻下。

袁绍增援的骑兵到达鸟巢,曹操左右有人说:“敌人的骑兵逐渐靠近,请分兵抵抗。”曹操怒喝道:“敌人到了背后,再来报告!”曹军士兵都拼死作战,于是大破袁军,斩杀淳于琼等,烧毁袁军全部粮秣。将一千余名袁军士兵的鼻子全都割下,将所俘获的牛马的嘴唇、舌头也割下,拿给袁绍军队看。袁军将士看到后,大为恐惧。郭图因自己的计策失败,心中羞愧,就又去袁绍那里诬告张郃,说:“张郃听说我军失利,十分幸灾乐祸。”张郃

· 史 ·

听说后,又恨又怕,就与高览烧毁了攻营的器械,到曹营去投降。曹洪生怕中计,不敢接受他们投降。荀攸说:“张郃因为计策不为袁绍采用,一怒之下前来投奔,您有什么可怀疑的!”于是接受张郃、高览的投降。

于是,袁军惊恐,全面崩溃。袁绍与袁谭等戴着头巾,骑着快马,率领八百名骑兵渡过黄河而逃。曹军追赶不及,但缴获了袁绍的全部辎重、图书和珍宝。袁军残部投降,全部被曹操活埋掉,先后杀死的有七万余人。

沮授来不及跟上袁绍渡河逃走,被曹军俘虏,于是他大喊:“我不是投降,只是被擒!”曹操和他是老相识,亲自来迎接他,对他说:“咱们处在不同的地区,一直被隔开不能相见,想不到今天你会被我捉住。”沮授说:“袁绍失策,自取失败。我的才智和能力全都无法施展,应当被擒。”曹操说:“袁绍缺乏头脑,不能采用你的计策。如今,天下战乱未定,我要与你一同创立功业。”沮授说:“我叔父与弟弟的性命都控制在袁绍手中。如果蒙您看重,就请快些杀我,这才是我的福气。”曹操叹息说:“我如果早就得到你,天下大事都不值得担忧了。”于是,赦免沮授,并给予他优厚待遇。不久,沮授策划逃回袁绍军中,曹操这才将他杀死。

曹操收缴袁绍的往来书信,得到许都官员及自己军中将领写给袁绍的信,他将这些信全部烧掉,说:“当袁绍强盛之时,连我都不能自保,何况众人呢!”

冀州属下的郡县多投降曹操。袁绍逃到黎阳的黄河北岸,进入部将蒋义渠营中,握着他的手说:“我把脑袋托付给你了。”蒋义渠把大帐让给袁绍,让他在内发号施令,袁军残部知道袁绍还在,又逐渐聚集起来。

有人对田丰说:“您一定会受到重用。”田丰说:“袁绍外貌宽厚而内心猜忌,不能明白我的一片忠心,而我屡次因直言相劝而触怒了他,如果他因胜利而高兴,或许能赦免我;现在因战败而愤恨,妒心将要发作,我不指望能活下去。”袁军将士都捶胸痛哭,说:“假如田丰在这里,一定不至于失败。”袁绍对逢纪说:“留在冀州的众人,听到我军失败,都会挂念我;只有田丰以前曾经劝阻我出兵,与众不同,我也感到心中有愧。”逢纪说:“田丰听说将军失利,拍手大笑,庆幸他的预言实现了。”袁绍便对僚属说:“我没有用田丰的计策,果然被他取笑。”就下令把田丰处死。起初,曹操听说田丰没有随军出征,高兴地说:“袁绍必败无疑。”到袁绍大败逃跑时,曹操又说:“假如袁绍采用田丰的计策,胜败还难以预料。”

审配的两个儿子被曹军俘虏。袁绍部将孟岱对袁绍说:“审配官居高位,专权独断,家族人丁旺盛,兵马十分精锐,而且他两个儿子都在曹操手中,一定会心生背叛之意。”郭图、辛评也以为如此。袁绍就委任孟岱为监军,代替审配镇守邺城。护军逢纪一向与审配不和睦,袁绍去征询逢纪的意见,逢纪说:“审配天性刚直,经常仰慕古人的气节,一定不会因为儿两个儿子在敌人手中而作出不义的事来。希望您不要怀疑。”袁绍说:“你不恨他吗?”逢纪说:“以前我与他的争执是私人小事,如今我所说的是国家大事。”袁绍说:“好!”便没有罢免审配的职务。自此以后,审配与逢纪的关系日益亲近。冀州属下一些背叛袁绍的城邑,袁绍又逐渐收复平定。

袁绍为人宽厚文雅,有气度,喜怒不形于色,但性格刚愎自用,难于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,所以最终失败。

曹操想让张纮辅佐孙权,劝导孙权归附朝廷,于是,上表推荐张纮担任会稽郡东部都尉。张纮来到吴郡,孙权的母亲吴夫人认为孙权年纪尚轻,委托张纮与张昭共同辅佐孙权。张纮一心辅政,尽心尽力,吴夫人向扬武校尉、会稽人董袭说:“江东能保得住吗?”董

· 史 ·

一八三

袭说：“江东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。孙策将军的恩德留在民间，孙权将军继承基业，大小官员都拥护他。张昭主持大局，我们这些武将作为爪牙，这正是地利人和之时，万无一失，您不必担忧。”孙权派遣张紘到会稽郡上任，有人认为张紘本是朝廷任命的官员，疑心他的志向不仅在此，但孙权并不因此而介意。

鲁肃将要返回北方故乡，周瑜劝他留下，并向孙权推荐说：“鲁肃才干出众，应当委以重任，还要多延聘一些像他这样的人才，以成就大业。”孙权立即接见鲁肃，与他交谈，大为赏识。等到宾客都告辞后，单独留下鲁肃，把坐榻合在一处，相对饮酒。孙权说：“如今汉王室垂危，我想建立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功业，你有什么办法帮助我？”鲁肃说：“从前，汉高祖刘邦打算尊奉义帝，但并未如愿，是因为项羽从中阻碍。如今的曹操，正象当年的项羽，将军有什么办法去效仿齐桓公、晋文公呢？我私下推测，汉朝王室已不能复兴，曹操也不能一下子就被消灭掉。为将军打算，只有保守江东，以观察天下大局的变化。如果能乘曹操在北方用兵，无暇南顾之机，消灭黄祖，进讨刘表，把长江流域全部控制，这就能建立帝王之业。”孙权说：“如今我尽力经营一方，只是希望辅佐汉王室罢了，你所说的这些我还没有想到。”张昭诽谤鲁肃年轻、粗疏，孙权却更加重视鲁肃，赏赐给他财物，使鲁肃的豪富同鲁家当年一样。

孙权检查属下的低级将领，将部下兵力较少而能力又差的加以合并。别部司马、汝南人吕蒙，部下军容整齐，训练有素，孙权大为夸奖，为他增兵，并加以宠任。

张鲁认为刘璋懦弱无能，不再服从刘璋的命令，袭击别部司马张修，杀死张修而吞并了他的队伍。刘璋大怒，杀死张鲁的母亲和弟弟，于是张鲁占据汉中地区，与刘璋为敌。刘璋派中郎将庞羲进攻张鲁，未能取胜。刘璋委任庞羲为巴郡太守，驻守阆中，抵抗张鲁。庞羲未请示刘璋，就召集汉昌的賁人为兵，有人向刘璋诬告庞羲图谋不轨，刘璋起疑。赵韪屡次劝告刘璋，刘璋不加理睬，赵韪也怀恨在心。

当初，南阳及三辅地区的百姓因避难而流亡到益州的有数万家，刘璋的父亲刘焉把他们收编为部队，称为东州兵。刘璋性格宽厚而仁慈，没有威信，东州兵欺压侵掠益州原有的居民，刘璋不能禁止。赵韪一向深得民心，便利用益州百姓对刘璋的怨恨，起兵反抗，率军数万人进攻刘璋。赵韪还给荆州牧刘表送去厚礼，与他联盟。蜀郡、广汉郡、犍为郡都起来响应赵韪。

汉献帝建安十四年（己丑，公元209年）

周瑜攻曹仁岁余，所杀伤甚众，仁委城走。权以瑜领南郡太守，屯据江陵；程普领江夏太守，治沙羡；吕范领彭泽太守；吕蒙领寻阳令。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，领徐州牧。会刘琦卒，权以备领荆州牧，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。备立营于油口，改名公安。权以妹妻备。妹才捷刚猛，有诸兄风，侍婢百余人，皆执刀侍立，备每入，心常凛凛。

曹操密遣九江蒋幹往说周瑜。幹以才辩独步于江、淮之间，乃布衣葛巾，自托私行诣瑜。瑜出迎之，立谓幹曰：“子翼良苦，远涉江湖，为曹氏作说客邪？”因延幹，与周观营中，行视仓库、军资、器仗讫，还饮宴，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。因谓幹曰：“丈夫处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托君臣之义，内结骨肉之恩，言行计从，祸福共之，假使苏、张共生，能移其意乎？”幹但笑，终无所言。还白操，称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辞所能间也。

· 史 ·

【译文】

汉献帝建安十四年(己丑,公元209年)

周瑜率军围攻曹仁一年有余,杀伤曹军甚多,曹仁弃城撤走。孙权任命周瑜兼任南郡太守,屯驻江陵;程普兼任江夏太守,将郡府设在沙羡;吕范兼任彭泽太守;吕蒙兼任寻阳县令。刘备向朝廷上表,推荐孙权代理车骑将军,兼任徐州牧。正在这时,刘琦去世,孙权让刘备兼任荊州牧,周瑜将荊州长江以南的地区分给刘备。刘备将军营设在南平郡的油口,并改名为公安。

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。孙权的妹妹才思敏捷,性情刚猛,有她兄长们的风度。她的侍婢一百余人,都手执利刀在旁边站着侍候。刘备每次进入内宅,心里都很恐惧。

曹操秘密派遣九江人蒋干去游说周瑜。蒋干以才能、机辩闻名于长江、淮河之间,没有人能胜过他。蒋干换上平民穿的布衣,戴上葛布制成的头巾,自称因故人交谊来看望周瑜,周瑜出来迎接他,站着对他说:“蒋子翼,你真是很辛苦,涉水远道而来,是为曹操做说客吗!”遂邀请蒋干进来,与他一同参观军营,巡视仓库、军用物资与武器装备之后,回来设宴款待蒋干,酒席间让蒋干看自己的侍女、服装、饰物以及各种珍贵的宝物,并对他说:“大丈夫生活在世上,遇到知己的君主,外表上有君臣关系,内心却情同骨肉,言听计从,有福共享,有难同当,即使苏秦、张仪重生,能转移他的心意吗!”蒋干只是笑,一直不谈私人关系之外的话。他回来向曹操汇报,称颂周瑜胸襟宽广,志向远大,不是言语所能挑拨离间的。

汉献帝建安十八年(癸巳,公元213年)

春,正月,曹操进军濡须口,号步骑四十万,攻破孙权江西营,获其都督公孙阳。权率众七万御之,相守月余。操见其舟船器仗军伍整肃,叹曰:“生子当如孙仲谋;如刘景升儿子,豚犬耳!”权为笺与操,说:“春水方生,公宜速去。”别纸言:“足下不死,孤不得安。”操语诸将曰:“孙权不欺孤。”乃彻军还。

益州从事广汉郑度闻刘备举兵,谓刘璋曰:“左将军愚军袭我,兵不满万,士众未附,军无辎重,野谷是资。其计莫若尽驱巴西、梓潼民内、涪水以西,其仓廩野谷,一皆烧除,高垒深沟,静以待之。彼至,请战勿许。久无所资,不过百日,必将自走,走而击之,此必禽耳。”刘备闻而恶之,以问法正。正曰:“璋终不能用,无忧也。”璋果谓其群下曰:“吾闻拒敌以安民,未闻动民以避敌也。”不用度计。璋遣其将刘璋、冷苞、张任、邓贤、吴懿等拒备,皆败,退保绵竹;懿诣军降。璋复遣护军南阳李严、江夏费观督绵竹诸军,严、观亦率其众降于备。备军益强,分遣诸将平下属县。刘璋、张任与璋子循退守雒城,备进军围之。任勒兵出战于雁桥,军败,任死。

初,魏公操追马超至安定,闻田银、苏伯反,引军还。参凉州军事杨阜言于操曰:“超有信、布之勇,甚得羌、胡心;若大军还,不设备,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。”操还,超果率羌、胡击陇上诸郡县,郡县皆应之,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。超尽兼陇右之众,张鲁复遣大将杨昂助之,凡万余人,攻冀城,自正月至八月,救兵不至。刺史韦康遣别驾阎温出,告急于夏侯渊,外围数重,温夜从水中潜出。明日,超兵见其迹,遣追获之。超载温诣城下,使告城中云:“东方无救。”温向城大呼曰:“大军不过三日至,勉之!”城中皆泣,称万岁。超虽怒,犹以攻城久不下,徐徐更诱温,冀其改意。温曰:“事君有死无二,而卿乃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乎!”超遂杀之。已而外救不至,韦康太守欲降。杨阜号哭谏曰:“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相励,有死无二,以为使君守此城。今奈何弃垂成之功,陷不义之名乎!”刺史、

· 史 ·

一八五

太守不听，开城门迎超。超入，遂杀刺史、太守，自称征西将军、领并州牧、督凉州军事。

魏公操便夏侯渊救冀，未到而冀败。渊去冀二百余里，超来逆战，渊军不利。氏王千万反应超，屯兴国，渊引军还。会杨阜丧妻，就超求假以葬之。阜外兄天水姜叙为抚夷将军，拥兵屯历城。阜见叙及其母，歔歔悲甚。叙曰：“何为乃尔？”阜曰：“守城不能完，君亡不能死，亦何面目以视息于天下！马超背父叛君，虐杀州将，岂独阜之忧责，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。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，此赵盾所以书弑君也。超强而无义，多衅，易图耳。”叙母慨然曰：“咄！伯奕，韦伯君遇难，亦汝之负，岂独义山哉！人谁不死，死于忠义，得其所也。但当速发，勿复顾我；我自为汝当之，不以余年累汝也。”叙乃与同郡赵昂、尹奉、武都李俊等合谋讨超，又使人至冀，结安定梁宽、南安赵衢使为内应。超取赵昂子月为质，昂谓妻异曰：“吾谋如是，事必万全，当奈月何？”异厉声应曰：“雪君父之大耻，丧元不足为重，况一子哉！”

九月，阜与叙进兵，入鹵城，昂、奉据祁山，以讨超。超闻之，大怒，赵衢因谏说超，使自出击之。超出，衢与梁宽闭冀城门，尽杀超妻子。超进退失据，乃袭历城，得叙母。叙母骂之曰：“汝背父之逆子，杀君之桀贼，天地岂久容汝！而不早死，敢以面目视人乎！”超杀之，又杀赵昂之子月。杨阜与超战，身被五创。超兵败，遂南奔张鲁。鲁以超为都讲祭酒，欲妻之以女。或谓鲁曰：“有人若此，不爱其亲，焉能爱人！”鲁乃止。操封讨超之功，侯者十一人，赐杨阜爵关内侯。

【译文】

汉献帝建安十八年（癸巳，公元213年）

春季，正月，曹操大军攻到濡须口，号称步、骑兵四十万人，攻破孙权设在长江西岸的营寨，俘获孙权部下的都督公孙阳。孙权率领七万人抵抗曹军，两军相持一个多月。曹操看到孙权的战船、武器精良，军队阵容严整，叹息说：“生儿子应当像孙权，至于刘表的儿子，不过是猪狗！”孙权写信给曹操，说：“春水正要上涨，您应当赶快撤军。”另附的一张纸上写着：“您不死，我就不能安宁。”曹操对部将们说：“孙权不欺骗我。”于是撤军返回北方。

益州从事、广汉人郑度听到刘备起兵的消息，对刘璋说：“左将军刘备孤军深入，远道来袭，他部下士兵不到一万人，而且将士并未全心归附他，军队又没有辎重，只能靠抢掠田野的庄稼为食。因此，最好的办法是把巴西与梓潼境内的百姓全部驱赶到内水、涪水以西，把巴西与梓潼仓库中的粮食物资以及田野里的庄稼全部烧掉，高垒深沟，静待变化。刘备率军前来挑战，我们坚守不出。他们无处抢掠粮草，不过一百天，必然会自动撤退，等他们后退时我们再出击，一定可以捉到刘备。”刘备听到消息后，十分忧虑，向法正询问对策，法正说：“刘璋最终不会采用郑度的计策，您不必担心。”刘璋果然对部下说：“我听说过抵抗敌人以保护百姓；从未听说要迁徙百姓来躲避敌人的。”不采用郑度的计策。

刘璋派部将刘瓚、冷苞、张任、邓贤、吴懿等抵抗刘备，都被击败，退守绵竹，吴懿向刘备大军投降。刘璋又派护军南阳人李严、江夏人费观统帅驻在绵竹的各路军马，但李严、费观也率领自己的部下向刘备投降。刘备军队的势力更加强大，分派部下将领去占领周围各县。刘瓚、张任与刘璋的儿子刘循退守雒城，刘备进军把雒城围住。张任率军出城，在雁桥与刘备军大战，张任军战败，张任战死。

当初，曹操追赶马超到安定，听到田银、苏伯起兵的消息，率军返回。参凉州军事杨阜对曹操说：“马超有韩信、英布那样的勇猛，很得羌人和胡人的信服，如果大军撤回，又

· 史 ·

不加以防备,陇山以西的各郡恐怕就不能再属于朝廷了。”曹操撤军后,马超果然率领羌人、胡人进攻陇山以西的各郡县,各郡县都起来响应,只有作为凉州州府及汉阳郡府所在地的冀城坚守不降。

马超兼并了陇山以西的所有部队,张鲁又派大将杨昂率军援助马超,共有一万余人,进攻冀城,从正月直攻到八月,朝廷救兵也没有到。凉州刺史韦康派别驾阎温出城向夏侯渊求救。马超军在冀城城外包围了好几层,阎温乘夜从水里秘密游出城去。第二天,马超部下士兵看到足迹,派人追踪,把阎温捉住。马超把阎温带到城下,命令阎温告诉城中守军说:“东方没有救兵。”阎温向城中大喊:“大军不过三天就会来到,你们努力坚守!”城中守军都流下眼泪,高呼万岁。马超虽然恼怒,但由于冀城很久攻不下,仍慢慢地进一步引诱阎温,希望他回心转意。阎温说:“奉事君主,只有一死,没有二心。而你竟想让长者说出那种违背道义的话吗!”马超于是钉死了阎温。

过了些时候,外面的救兵仍没有来,刺史韦康及太守打算投降,杨阜大哭着劝阻他们说:“我们率领父兄子弟,以大义互相勉励,誓死没有二心,就是为了协助你们守住此城。现在,怎么能放弃这即将得到的功勋,陷入不义的罪名呢?”刺史、太守不听杨阜的劝阻,打开城门迎接马超。马超入城后,就杀死刺史、太守,自称征西将军,兼任并州牧、督凉州军事。

曹操命令夏侯渊率军援救冀城,还没到达,冀城已经投降。夏侯渊离冀城还有二百余里时,马超出军迎战,夏侯渊作战失利。这时,氐王千万又起兵响应马超,驻军在略阳郡的兴国,夏侯渊率军撤回。

正在这时,杨阜的妻子去世,杨阜向马超请假去安葬妻子。杨阜的表兄、天水人姜叙担任抚夷将军,率军驻在历城。杨阜见到姜叙和姜叙的母亲,抽泣不止,十分悲痛。姜叙说:“你为什么这样悲痛?”杨阜说:“守城而没能守住,长官被杀而不能同死,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!马超背叛父亲与皇上,残酷杀死本州的长官,这岂是我杨阜一个人忧心自责的问题,一州的士大夫都因此蒙受到耻辱。你拥有重兵,受命全权管理这一地区,而没有讨伐逆贼之心,从前,赵盾正是因为这样做而被史官记载为弑君的。马超虽然强大,但不讲道义,弱点很多,容易对付。”姜叙的母亲慨然说:“好了!姜叙,韦刺史遇难,也有你的责任,难道只是杨阜一个人吗!谁能不死,能死于忠义,就是死得其所。你只应快些行动,不要再管我;我自会为你担当,不会以我的余年牵累你。”姜叙就与同郡人赵昂、尹奉、武都人李俊等人共同商议讨伐马超,又派人到冀城结交安定人梁宽、南安人赵衢,让他们做内应。马超命令赵昂交出儿子赵月作为人质,赵昂对妻子士异说:“我们已经如此谋划,事情一定能成功,应当把赵月怎么办?”士异厉声回答:“能昭雪君父的大耻,就是掉脑袋也不足惜,何况一个儿子!”

九月,杨阜与姜叙进兵,进入卤城,赵昂、尹奉占据祁山,以讨伐马超。马超听到消息,大怒,赵衢乘势编造理由,劝马超自己率军去进攻杨阜等人。马超出城后,赵衢与梁宽等关闭冀城城门,把马超的妻子儿女全部杀死。马超进退失据,便袭击历城,捉到姜叙的母亲。姜叙的母亲痛骂马超说:“你这个背叛父亲的逆子,杀害长官的恶贼,天地岂能长久容你,你不早死,还敢见人!”马超杀死她,又把赵昂的儿子赵月杀死。杨阜与马超大战,身受五处重伤。马超被杨阜等打败,就向南投奔张鲁。张鲁任命马超为都讲祭酒,打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马超。有人对张鲁说:“像这样的人,不爱自己的父母,怎么能爱别人!”张鲁才打消嫁女的念头。曹操封赏讨伐马超的功臣,封十一个人为侯爵,杨阜被封为关内侯。

· 史 ·

一八七

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(丁酉,公元217年)

初,魏王操娶丁夫人,无子;妾刘氏,生子昂;卞氏生四子:丕、彰、植、熊。王使丁夫人母养昂。昂死于穰,丁夫人哭泣无节,操怒而出之,以卞氏为继室。植性机警,多艺能,才藻敏赡,操爱之。操欲以女妻丁仪,丕以仪目眇,谏止之。仪由是怨丕,与弟黄门侍郎廙及丞相主簿杨修,数称临菑侯植之才,劝操立以为嗣。修,彪之子也。操以函密访于外,尚书崔琰露板答曰:“《春秋》之义,立子以长。加五官将仁孝聪明,宜承正统,琰以死守之。”植,琰之兄女婿也。尚书仆射毛玠曰:“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,覆宗灭国。废立大事,非所宜闻。”东曹掾邢颙曰:“以庶代宗,先世之戒也,愿殿下深察之。”丕使人问太中大夫贾诩以自固之术。诩曰:“愿将军恢崇德度,躬素士之业,朝夕孜孜,不违子道,如此而已。”丕从之,深自砥砺。它日,操屏人问诩,诩嘿然不对。操曰:“与卿言,而不答,何也?”诩曰:“属有所思,故不即对耳。”操曰:“何思?”诩曰:“思袁本初、刘景升父子也。”操大笑。操尝出征,丕、植并送路侧,植称述功德,发言有章,左右属目,操亦悦焉。丕怅然自失,济阴吴质耳语曰:“王当行,流涕可也。”及辞,丕涕泣而拜,操及左右咸歔歔,于是皆以植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。植既任性而行,不自雕饰,五官将御之以术,矫情自饰,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说,故遂定为太子。

法正说刘备曰:“曹操一举而降张鲁,定汉中,不因此势以图巴、蜀,而留夏侯渊、张郃屯守,身遽北还,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,必将内有忧逼故耳。今策渊、郃才略,不胜国之将帅,举众往讨,必可克之。克之之日,广农积谷,观衅伺隙,上可以倾覆寇敌,尊奖王室;中可以蚕食雍、凉,广拓境土;下可以固守要害,为持久之计。此盖天以与我,时不可失也。”备善其策,乃率诸将进兵汉中,遣张飞、马超、吴兰等屯下辨。魏王操遣都护将军曹洪拒之。

【译文】

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(丁酉,公元217年)

当初,魏王曹操娶丁夫人,没有生儿子。妾刘氏生下儿子曹昂;卞氏生下四个儿子:曹丕、曹彰、曹植、曹熊。曹操让丁夫人以母亲的名义抚养曹昂;曹昂死在穰城,丁夫人哭泣得不能自制,曹操气忿之下,休了丁夫人,以卞氏继为正妻。曹植生性机警,很有能力,才华横溢而敏捷多智,曹操很爱他。曹操要把女儿嫁给丁仪为妻,曹丕因为丁仪一只眼小,劝阻了曹操。丁仪因此怨恨曹丕,和弟弟黄门侍郎丁廙,以及丞相主簿杨修等,多次称赞临菑侯曹植的才干,劝曹操立他为继承人。杨修本是杨彪的儿子。曹操用信秘密探访外面对立继承人的看法。尚书崔琰用不封口的信答复说:“按照《春秋》之义,应立长子。而且五官将曹丕仁厚、忠孝、聪明,应做继承人,我的看法至死不变。”曹植是崔琰哥哥的女婿。尚书仆射毛玠说:“前不久,袁绍因嫡亲、旁支不分,宗族和国土都遭覆灭。废立继承人的大事,不是臣子所应听到的。”东曹掾邢颙说:“以旁支代替正统继承人,是先世的戒条,希望殿下深入考虑。”曹丕派人向太中大夫贾诩询问巩固自己地位的方法。贾诩说:“愿将军您能发扬德性和气度,亲身去做寒素之人的事情,早晚孜孜不倦,不违背做儿子应该遵守的规矩,这样就可以了。”曹丕听从了贾诩的话,暗自深深地磨炼自己。一天,曹操命众人退下,询问贾诩,贾诩默然不答。曹操说:“我与你说话,你却不回答,这是为什么?”贾诩说:“我正在考虑,所以没有立即回答您。”曹操说:“你考虑什么?”贾诩回答说:“我是在想袁绍、刘表两对父子。”曹操听了,大笑起来。

一次,曹操带兵出征,曹丕和曹植共同送到路旁,曹植称颂曹操的功德,出口成章,旁

· 史 ·

边的人都瞩目赞赏,曹操自己也很高兴。曹丕感到惆怅,若有所失,济阴人吴质在他耳边说:“魏王即将上路的时候,流泪哭泣即可。”等到辞行时,曹丕哭着不拜,曹操和部属们都很伤感。因此,大家都认为曹植华丽的辞藻多而诚心不及曹丕。曹植既然做事任性,言行不加掩饰,而曹丕则施用权术,掩盖真情,自我矫饰,宫中的人和曹操部属大多为他说好话,所以最终被立为太子。

法正向刘备建议说:“曹操一举收降了张鲁,占据汉中,不借助这个有利时机进攻巴、蜀两地,却留夏侯渊、张郃驻守汉中,自己急速北返,这样做并非是他才智不够,而是力量不足,必将有内忧的缘故。现在估量夏侯渊、张郃的才能,比不上我们的将领,如举兵进攻,一定可以取胜。夺取汉中后,广开农田,积蓄粮草,等待有可乘之机。如此,上可以将曹操彻底击败,恢复皇室的权威;次之可蚕食雍、凉二州,拓展我们的疆土;最次也可以据险固守,与曹操长期对峙。这是上天的赐与,时机不可丧失。”刘备赞同法正的策略,于是率将领进军汉中,派张飞、马超、吴兰等驻军下辨。魏王曹操派都护将军曹洪拒敌。

二十四年(己亥,公元219年)

初,夏侯渊战虽数胜,魏王操常戒之曰:“为将当有怯弱时,不可但恃勇也。将当以勇为本,行之以智计;但知任勇,一匹夫敌耳。”及渊与刘备相拒逾年,备自阳平南渡沔水,缘山稍前,营于定军山。渊引兵争之。法正曰:“可击矣。”备使讨虏将军黄忠乘高鼓噪攻之,渊军大败,斩渊及益州刺史赵颙。张郃引兵还阳平。是时新失元帅,军中扰扰,不知所为。督军杜袭与渊司马太原郭淮收敛散卒,号令诸军曰:“张将军国家名将,刘备所惮。今日事急,非张将军不能安也。”遂权宜推郃为军主。郃出,勒兵按陈,诸将皆受郃节度,众心乃定。明日,备欲渡汉水来攻;诸将以众寡不敌,欲依水为陈以拒之。郭淮曰:“此示弱而不足挫敌,非算也。不如远水为陈,引而致之,半济而后击之,备可破也。”既陈,备疑,不渡。淮遂坚守,示无还心。以状闻于魏王操,操善之,遣使假郃节,复以淮为司马。

三月,魏王操自长安出斜谷,军遮要以临汉中。刘备曰:“曹公虽来,无能为也,我必有汉川矣。”乃敛众拒险,终不交锋。操运米北山下,黄忠引兵欲取之,过期不还。翊军将军赵云将数十骑出营视之,值操扬兵大出,云猝与相遇,遂前突其陈,且斗且却。魏兵散而复合,追至营下,云入营,更大开门,偃旗息鼓。魏兵疑云有伏,引去;云雷鼓震天,惟以劲弩于后射魏兵。魏兵惊骇,自相蹂践,堕汉水中死者甚多。备明旦自来,至云营,视昨战处,曰:“子龙一身都为胆也!”操与备相守积月,魏军士多亡。夏,五月,操悉引出汉中诸军还长安,刘备遂有汉中。

秋,七月,刘备自称汉中王,设坛场于沔阳,陈兵列众,群臣陪位,读奏讫,乃拜受玺绶,御王冠。因驿拜章,上上还所假左将军、宜城亭侯印绶。立子禪为王太子。拔牙门将军义阳魏延为镇远将军,领汉中太守,以镇汉川。备还治成都,以许靖为太傅,法正为尚书令,关羽为前将军,张飞为右将军,马超为左将军,黄忠为后将军,余皆进位有差。遣益州前部司马犍为费诗即授关羽印授,羽闻黄忠位与己并,怒曰:“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!”不肯受拜。诗谓羽曰:“夫立王业者,所用非一。昔萧、曹与高祖少小亲旧,而陈、韩亡命后至;论其班列,韩最居上,未闻萧、曹以此为怨。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汉室;然意之轻重,宁当与君侯齐乎!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,同休等戚,祸福共之。愚谓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、爵禄之多少为意也。仆一介之使,衔命之人,君侯不受拜,如是便还,但相为惜此举动,恐有后悔耳。”羽大感悟,遽即受拜。

孙权攻合肥。时诸州兵戍淮南。扬州刺史温恢谓兖州刺史裴潜曰:“此间虽有贼,然

· 史 ·

一八九

不足忧。今水潦方生，而子孝县军，无有远备，关羽骁猾，正恐征南有变耳。”已而关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，将军傅士仁守公安，羽自率众攻曹仁于樊。仁使左将军于禁、立义将军庞德等屯樊北。八月，大霖雨，汉水溢，平地数丈，于禁等七军皆没。禁与诸将登高避水，羽乘大船就攻之，禁等穷迫，遂降。庞德在堤上，被甲持弓，箭不虚发，自平旦力战，至日过中，羽攻益急；矢尽，短兵接，德战益怒，气愈壮，而水浸盛，吏士尽降。德乘小船欲还仁营，水盛船覆，失弓矢，独抱船覆水中，为羽所得，立而不跪。羽谓曰：“卿兄在汉中，我欲以卿为将，不早降何为！”德骂羽曰：“竖子，何谓降也！魏王带甲百万，威振天下。汝刘备庸才耳，岂能敌邪！我宁为国家鬼，不为贼将也！”羽杀之。魏王操闻之流涕曰：“吾知于禁三十年，何意临危处难，反不及庞德邪！”封德二子为列侯。羽急攻樊城，城得水，往往崩坏，众皆恟惧。或谓曹仁曰：“今日之危，非力所支，可及羽围未合，乘轻船夜走。”汝南太守满宠曰：“山水速疾，冀其不久。闻羽遣别将已在郟下，自许以南，百姓扰扰，羽所以不敢遂进者，恐吾军持其后耳。今若遁去，洪河以南，非复国家有也，君宜待之。”仁曰：“善！”乃沉白马与军人盟誓，同心固守。城中人马才数千人，城不没者数板。羽乘船临城，立围数重，外内断绝。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。荆州刺史胡修、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。

初，鲁肃尝劝孙权以曹操尚存，宜且抚辑关羽，与之同仇，不可失也。及吕蒙代肃屯陆口，以为羽素骁雄，有兼并之心，且居国上流，其势难久，密言于权曰：“今令征虏守南郡，潘璋住白帝，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，应敌所在，蒙为国家前据襄阳，如此，何忧于操，何赖于羽！且羽君臣矜其诈力，所在反覆，不可以腹心待也。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，以至尊圣明，蒙等尚存也。今不于强壮时图之，一旦僵仆，欲复陈力，其可得邪！”权曰：“今欲先取徐州，然后取羽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今操远在河北，抚集幽、冀，未暇东顾，徐土守兵，闻不足言，往自可克。然地势陆通，骁骑所骋，至尊今日取徐州，操后旬必来争，虽以七八万人守之，犹当怀忧。不如取羽，全据长江，形势益张，易为守也。”权善之。权尝为其子求昏于羽，羽骂其使，不许昏；权由是怒。及羽攻樊，吕蒙上疏曰：“羽讨樊而多留备兵，必恐蒙图其后故也。蒙常有病，乞分士众还建业，以治疾为名，羽闻之，必撤备兵，尽赴襄阳。大军浮江昼夜驰上，袭其空虚，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。”遂称病笃。权乃露檄召蒙还，阴与图计。蒙下至芜湖，定威校尉陆逊谓蒙曰：“关羽接境，如何远下，后不当可忧也？”蒙曰：“诚如来言，然我病笃。”逊曰：“羽矜其骁气，陵轹于人，始有大功，意骄志逸，但务北进，未嫌于我；有相闻病，必益无备。今出其不意，自可禽制。下见至尊，宜好为计。”蒙曰：“羽素勇猛，既难为敌，且已据荆州，恩信大行，兼始有功，胆势益盛，未易图也。”蒙至都，权问：“谁可代卿者？”蒙对曰：“陆逊意思深长，才堪负重，观其规虑，终可大任；而未有远名，非羽所忌，无复是过也。若用之，当令外自韬隐，内察形便，然后可克。”权乃召逊，拜偏将军、右都督，以代蒙。逊至陆口，为书与羽，称其功美，深自谦抑，为尽忠自托之意。羽意大安，无复所嫌，稍撤兵以赴樊。逊具启形状，陈其可禽之要。羽得于禁等人马数万，粮食乏绝，擅取权湘关米；权闻之，遂发兵袭羽。权欲令征虏将军孙皎与吕蒙为左右都督，蒙曰：“若至尊以征虏能，宜用之；以蒙能，宜用蒙。昔周瑜、程普为左右都督，督兵攻江陵，虽事决于瑜，普自恃久将，且俱是督，遂共不睦，几败国事，此目前之戒也。”权寤，谢蒙曰：“以卿为大督，命皎为后继可也。”

魏王操之出汉中也，使平寇将军徐晃屯宛以助曹仁；及于禁陷没，晃前至阳陵陂。关羽遣兵屯偃城，晃既到，诡道作都塹，示欲截其后，羽兵烧屯走。晃得偃城，连营稍前。操使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，与徐晃俱前，徐教兵未到；晃所督不足解围，而诸将呼责晃，促

· 史 ·

敕仁。俨谓诸将曰：“今贼围素固，水潦犹盛，我徒卒单少，而仁隔绝，不得同力，此举适所以敝内外耳。当今不若前军逼围，遣谍通仁，使知外救，以励将士。计北军不过十日，尚足坚守，然后表里俱发，破贼必矣。如有缓救之戮，余为诸君当之。”诸将皆喜。晃营距羽围三丈所，作地道及箭飞书与仁，消息数通。孙权为笺与魏王操，请以讨羽自效，及乞不漏，令羽有备。操问群臣，群臣咸言宜密之。董昭曰：“军事尚权，期于合宜。宜应权以密，而内露之。羽闻权上，若还自护，围则速解，便获其利。可使两贼相对街持，坐待其敝。秘而不露，使权得志，非计之上。又，围中将士不知有救，计粮怖惧。倘有他意，为难不小。露之为便。且羽为人强梁，自恃二城守固，必不速退。”操曰：“善！”即敕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，围里闻之，志气百倍；羽果犹豫不能去。魏王操自雒阳南救曹仁，群下皆谓：“王不亟行，今败矣。”侍中桓阶独曰：“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？”曰：“能。”“大王恐二人遣力邪？”曰：“不然。”“然则何为自往？”曰：“吾恐虏众多，而徐晃等势不便耳。”阶曰：“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，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。夫居万死之地，必有死争之心。内怀死争，外有强救，大王案六军以示余力，何忧于败而欲自往？”操善其言，乃驻军摩陂，前后遣殷署、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。关羽围头有屯，又别屯四冢，晃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。羽见四冢欲坏，自将步骑五千出战；晃击之，退走。羽围麇鹿角十重，晃追羽，与俱入围中，破之，傅方、胡修皆死，羽遂撤围退，然舟船犹据沔水，襄阳隔绝不通。

吕蒙至寻阳，尽伏其精兵艨艟中，使白衣摇橹，作商贾人服，昼夜兼行。羽所置江边屯候，尽收缚之，是故羽不闻知。糜芳、傅士仁素皆嫌羽轻己，羽之出军，芳、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，羽言：“还，当治之！”芳、仁咸惧。于是蒙令故骑都尉虞翻为书说仁，为陈成败，仁得书即降。翻谓蒙曰：“此滴兵也，当将仁行，留兵备城。”遂将仁至南郡。糜芳城守，蒙以仁示之，芳遂开门出降。蒙入江陵，释于禁之囚，得关羽及将士家属，皆抚慰之，约令军中：“不得干历人家，有所求取。”蒙麾下士，与蒙同郡人，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；官铠虽公，蒙犹以为犯军令，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，遂垂涕斩之。于是军中震栗，道不拾遗。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，问所不足，疾病者给医药，饥寒者赐衣粮。羽府藏财宝，皆封闭以待权至。

关羽闻南郡破，即走南还。曹仁会诸将议，咸曰：“今因羽危惧，可追禽也。”赵俨曰：“权邀羽连兵之难，欲掩制其后，顾羽还救，恐我承其两疲，故顺辞求效，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。今羽已孤迸，更宜存之以为权害。若深入追北，权则改虞于彼，将生患于我矣，王必以此为深虑。”仁乃解严。魏王操闻羽走，恐诸将追之，果疾敕仁如俨所策。

关羽数使人与吕蒙相闻，蒙辄厚遇其使，周游城中，家家致问，或手书示信。羽人还，私相参讯，咸知家门无恙，见待过于平时，故羽吏士无斗心。

关羽自知孤穷，乃西保麦城。孙权使诱之，羽伪降，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，因遁走，兵皆解散，才十馀骑。权先使朱然、潘璋断其径路。十二月，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，斩之，遂定荆州。

吕蒙未及受封而疾发，权迎置于所馆之侧，所以治护者万方。时有加鍼，权为之惨感。欲数见其颜色，又恐劳动，常穿壁瞻之，见小能下食，则喜，顾左右言笑，不然则咄咄，夜不能寐。病中瘳，为下敕令，群臣毕贺，已而竟卒，年四十二。权哀痛殊甚，为置守冢三百家。权后与陆逊论周瑜、鲁肃及蒙曰：“公瑾雄烈，胆略兼人，遂破孟德，开拓荆州，邈焉寡俦。子敬因公瑾致达于孤，孤与宴语，便及大略帝王之业，此一快也。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，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，孤普请诸将，咨问所宜，无适先对；至张子布、秦文表俱

· 史 ·

一九一

言宜遣使修檄迎之，子敬即驳言不可，劝孤急呼公瑾，付任以众，逆而击之，此二快也。后虽劝吾借玄德地，是其一短，不足以损其二长也。周公不求备于一人，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，常以比方邓禹也。子明少时，孤谓不辞剧易，果敢有胆而已；及身长大，学问开益，筹略奇至，可以次于公瑾，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。图取关羽，胜于子敬。子敬答孤书云：‘帝王之起，皆有驱除，羽不足忌。’此子敬内不能办，外为大言耳，孤亦恕之，不苟责也。然其作军屯营，不失令行禁止，部界无废负，路无拾遗，其法亦美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(己亥,公元 219 年)

当初,夏侯渊虽然多次打胜仗,魏王曹操却经常告诫他说:“作为将领应有胆怯的时候,不能单凭勇猛。将领应当以勇敢为根本,但在行动时要依靠智慧和计谋;仅仅依靠勇敢,只能敌得过一名普通人罢了。”后来,夏侯渊与刘备对峙了一年有余,刘备从阳平关向南,渡过沔水,顺着山势稍微前行,在定军山扎下营盘。夏侯渊率兵争夺定军山。法正说:“可以发动攻击了。”刘备派讨虏将军黄忠率军居高临下,擂鼓呐喊,发动进攻,夏侯渊的军队大败,夏侯渊和益州刺史赵颙被杀。张郃率军退回阳平。此时,曹军新失统帅,军中人心惶惶,不知如何是好。督军杜袭和夏侯渊的司马、太原人郭淮集合散乱的兵卒,对各营将士发出号令:“张郃将军是国家的名将,为刘备所惧怕;如今军情紧迫,只有在张将军的指挥下才能转危为安。”便临时推举张郃为军中主帅。张郃出来统率军队,巡视阵地,将领们都接受张郃的指挥,军心才安定下来。第二天,刘备打算渡过汉水发动攻击;曹军将领们认为寡不敌众,准备依凭汉水列阵抵抗。郭淮说:“这是向敌人示弱,而不能挫败敌人,不是好计策。不如远离汉水列阵,把敌人吸引过来,等他们渡过一半后,我们再出击,就可以打败刘备。”曹军列好阵势,刘备产生怀疑,命令不要渡河。郭淮便坚守阵地,表明曹军没有撤退之心。郭淮等人把情况上报魏王曹操,曹操很同意他们的作法,派使者把符节授予张郃,仍任命郭淮为司马。

三月,魏王曹操从长安出发,穿过斜谷,派兵据守险要之处,以便大军顺利到达汉中。刘备说:“曹公虽然亲自前来,也起不了什么作用,我一定要占有汉川。”便集结军队,占据险要阻拦,始终不与曹军交战。曹军在北山下运送粮米,黄忠率军企图夺取,超过约定的时间不见回转。裨将军赵云率领骑兵数十人出营查看,恰巧曹操大军出动,赵云与敌人猝然相遇,便冲击敌阵,且战且退。曹军散开后再度汇合,追至赵云的军营前,赵云进入军营,又大开营门,偃旗息鼓。曹军怀疑营中有埋伏,便撤退了。赵云命令擂起战鼓,鼓声震天,却只以强弩在后面射杀曹兵。曹军非常惊骇,自相践踏,落入汉水中而死的很多。第二天一早,刘备亲自来到赵云的兵营,察看了昨天的战场,说:“子龙一身都是胆啊!”

曹操与刘备对峙了一个月,曹军有很多人逃跑。夏季,五月,曹操率领所有进攻汉中的军队返回长安,刘备因此占据了汉中。

秋季,七月,刘备自称汉中王,在沔阳设坛场,布置军队排列成阵,群臣都来陪从,读过奏章,跪拜接受汉中王的印玺绶带,戴上王冠。派使者乘驿马车将奏章送呈献帝,归还以前授予的左将军、宜城亭侯的印绶。立儿子刘禅为王太子。提拔牙门将军义阳人魏延为镇远将军,兼汉中太守,镇守汉川。刘备回到成都主持各项政务,任命许靖为太傅,法正为尚书令,关羽为前将军,张飞为右将军,马超为左将军,黄忠为后将军,其余的人按照等级都有升迁。

· 史 ·

刘备派益州前部司马、犍为人费诗去关羽驻地授予关羽官印,关羽听说黄忠地位和自己一样,愤怒地说:“大丈夫绝不能和一个老兵同列!”不肯接受任命。费诗对关羽说:“创立王业的人,所用的人不能都一样。以前萧何、曹参和汉高祖年幼时就关系很好,而陈平、韩信是后来的亡命之人;可排列地位时,韩信位居最上,没有听说萧何、曹参对此有过怨恨。如今汉中王因为一时的功劳而尊崇黄忠,而在他心中的轻重,黄忠怎能和您相比呢!况且汉中王与您犹如一体,休戚相关,祸福与共。我认为您不应计较官号的高下,以及爵位和俸禄的多少。我仅是一个使者,奉命之人,您如果不接受任命,我就这样回去。只是我为您这样做感到惋惜,恐怕您以后要后悔的。”关羽听了他的话以后,大为感动,醒悟过来,立即接受了任命。

孙权进攻合肥。当时曹操所控制各州的军队都驻守在淮南。扬州刺史温恢对兖州刺史裴潜说:“此处虽然有贼人,却不值得担忧。现在刚刚涨水,征南将军曹仁却孤军深入,没有长远的准备,关羽强悍狡猾,只恐怕征南将军会有变故。”不久,关羽果然令南郡太守糜芳守卫江陵,将军士仁守公安,自己率军向驻守樊城的曹仁进攻。曹仁派左将军于禁、立义将军庞德等人驻守樊城之北。八月,天降大雨,汉水泛滥,平地水深数丈,于禁等七路兵马都被大水所淹。于禁和将领们登到高处避水,关羽乘大船前来进攻,于禁等无处可逃,便投降了。庞德站在堤上,身穿铠甲,手挽强弓,箭无虚发,自清晨拼力死战,到日过中午,关羽的进攻愈来愈急。庞德的箭射尽了,就短兵相接,庞德愈战愈怒,胆气愈壮,但水势越来越大,部下的官员和士兵都投降了。庞德乘上小船,想返回曹仁的军营,小船被大水冲翻,失去了弓箭,只有他一人在水中抱住翻船,被关羽俘虏。见关羽时,庞德站着不肯下跪。关羽对他说:“你的兄长还在汉中,我准备让你做我的将领,为什么不早早投降呢?”庞德大骂说:“小子,什么叫投降!魏王统帅百万大军,威振天下;你家刘备不过是个庸才,岂能和魏王匹敌!我宁可作国家的鬼,也不作贼人的将领!”关羽杀掉了庞德。魏王曹操闻知此事,说:“我和于禁相识三十年,怎料在危难之处,于禁反而不如庞德呢!”于是封庞德的两个儿子为列侯。

关羽向樊城发起猛攻,城中进水,处处崩塌,众人都惊恐不安。有人对曹仁说:“现在的危难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应付的,应该趁关羽的包围尚未完成,乘轻便船只连夜退走。”汝南太守满宠说:“山洪来得快,去得也快,希望不会滞留很久。据说关羽已经派别的部队至郟下,许都以南百姓混乱不安。关羽之所以不敢再向前推进,是顾虑我们攻击他的后路。现在如果我军退走,黄河以南地区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,您应该在这里坚守以待。”曹仁说:“你说得对!”于是将白马沉入河中,与将士们盟誓,齐心合力坚守樊城。城中军队只有数千人,未被水淹没的城墙也仅有几尺高。关羽乘船至城下,立即将樊城重重包围,使其内外断绝。关羽又派别的将领把将军吕常包围在襄阳。荆州刺史胡修,南乡太守傅方都投降了关羽。

当初,鲁肃曾经劝说孙权,由于曹操势力仍然存在,应该暂且安抚结交关羽,和他共同对敌,不能失去和睦。等吕蒙代替鲁肃驻军陆口,认为关羽一贯勇猛雄武,怀有兼并江南的野心,况且他的军队驻扎在孙权势力的上游,这种形势难以持久,便秘密告诉孙权说:“如果现在命令征虏将军孙皎守南郡,潘璋驻守白帝,蒋钦率领流动部队一万人沿江上下活动,哪里出现敌人,就在哪里投入战斗,而我在我方的上游据守襄阳,这样,何必担忧曹操,何必依赖关羽!况且关羽君臣自负他们的诡诈力量,反复无常,不可以真心相待。现在关羽所以未立即向东进攻我们,是因为您圣贤英明,以及我和其他将领们还在世。如今,不在我们强壮时解除这一后患,一旦我们死去,再想与他较量,还有可能吗?”

· 史 ·

一九三

孙权说：“现在，我准备先攻取徐州，然后再进攻关羽，怎么样？”吕蒙回答说：“如今曹操远在黄河以北，安抚幽州、冀州，来不及考虑东部的事情，其余地区的守军，听说不值得一提，前去进攻，就可以打败。然而陆地交通方便，适合骁勇的骑兵驰骋，您今天夺取了徐州，曹操十天之后就一定会来争夺，尽管用七、八万人防守，仍会令人担忧。不如击败关羽，将长江上下游全部占据，我们的势力更加壮大，也更容易守卫了。”孙权很赞同吕蒙的建议。

孙权曾经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，关羽骂了孙权的使者，拒绝通婚，孙权因此很恼怒。等关羽进攻樊城，吕蒙向孙权上书说：“关羽征讨樊城，却留下很多军队防守，一定是害怕我从后面进攻他。我经常患病，请求您允许我以治病为名，率一部分士兵回建业，关羽知道后，必定撤走防守的军队，全部调往襄阳。我大军昼夜乘船溯长江而上，趁他的防守空虚进行袭击，南郡就可攻取，关羽也会被擒获。”于是，吕蒙自称病重。孙权则公开发布命令召吕蒙返回，暗中与他进行策划。吕蒙顺江而下至芜湖时，定威校尉陆逊对吕蒙说：“关羽和您的防区相邻，为什么远远离开，以后不会为此而担忧吗？”吕蒙说：“的确如您所说，可是我病得很重。”陆逊说：“关羽自负骁勇，欺压他人，刚刚取得大功，骄傲自大，一心致力向北进攻，对我军没有怀疑，又听说您病重，必然更无防备，如果出其不意，就可以将他擒服。您见到主公，应该妥善筹划此事。”吕蒙说：“关羽素来勇猛善战，我们很难与他为敌，况且他已占据荆州，大施恩德和信义，再加上刚刚取得很大的成功，胆略和气势更加旺盛，不容易对付。”吕蒙回到建业，孙权询问：“谁可以代替你？”吕蒙回答说：“陆逊思虑深远，有能力担负重任，看他的气度，终究可以大用；而且他没有大名声，不是关羽所顾忌的人，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。如果任用他，应该要他在外隐藏锋芒，在里观察形势，寻找可乘之机，然后向敌人进攻，可以取得胜利。”孙权便召来陆逊，任命他为偏将军、右都督，以接替吕蒙。陆逊至陆口，写信给关羽，称颂关羽的功德，深深地自我谦恭，表示愿意尽忠和托付自己的前程。关羽因此感到很安定，不再有疑心，便逐渐撤出防守的军队赶赴樊城。陆逊把全部情况向孙权作了汇报，陈述可以擒服关羽的战略要点。

关羽得到于禁等人的军队数万人，粮食不足，军队断粮，便擅自取用孙权相关的粮米；孙权闻知此事，便派兵袭击关羽。孙权准备任命征虏将军孙皎和吕蒙为左、右两路军队的最高统帅，吕蒙说：“如果您认为征虏将军有才能，就应任用他为统帅；若认为我有才能，就应任用我。以前，周瑜和程普为左、右都督，率兵攻打江陵，虽然事情由周瑜作决定。然而程普仗恃自己是老将，而且二人都是统帅，于是双方不合睦，几乎败坏国家大事，这正是现在要引以为戒的。”孙权醒悟，向吕蒙道歉说：“以你为统帅，可以任命孙皎做你的后援。”

魏王曹操出兵汉中时，派平寇将军徐晃驻屯宛城援助曹仁；等到于禁兵败，徐晃向前推进到阳陵陂。关羽派兵驻扎偃城，徐晃军队到达后，通过隐秘的小径围绕偃城掘了一道长壕，表示要截断关羽守军的后路，关羽守军便烧毁营盘退走了。徐晃占据偃城后，连结军营逐渐向前推进。曹操派赵俨以议郎的身份参与曹仁的军事部署，和徐晃所部一同前进，而其余的救兵尚未赶到。徐晃率领的军队没有足够的力量解樊城之围，而将领们却呼叫着责备徐晃，催促他去救曹仁。赵俨对将领们说：“如今贼兵已经将樊城紧紧包围，水势仍然很大，我们兵力单薄，又与曹仁隔绝，不能同心合力，这一举动恰会使城里城外都受到伤害。如今不如向前靠近关羽的包围圈，派遣间谍通知曹仁，使他知道外援已到，以激励守城将士。算来曹仁部被围未超过十天，还可以坚守，然后里外一齐发动，一

· 史 ·

定可以打败关羽。假如有迟缓不发救兵之罪，由我一人替诸位承当。”将领们都很高兴。徐晃在距关羽的包围圈三丈之外的地方扎下营盘，挖地道和射箭书通知曹仁，多次沟通消息。

孙权写信给魏王曹操，请求允许他讨伐关羽，为朝廷效力，并请求不要把消息泄漏出去，使关羽有所防范。曹操问群臣，群臣都说应当保密。董昭却说：“军事行动注重权变，要求合乎时宜。我们应当答应孙权为他保密，但暗中将消息泄露出去。关羽知道孙权来信的内容以后，若要回兵保护自己，樊城的包围就迅速解除，我们便可获利。同时，还使孙权、关羽像两匹勒住马衔的斗马一样，相互敌对而动弹不得，我们可以坐着等待他们精疲力尽。如果保守秘密不泄露，使孙权如意，这不是上策。再者，被围的将士不知道有救兵，计算城中粮食不足持久，心中便会惶恐不安。倘若再有其他的想法，危害不会小，还是泄露出去为好。况且关羽为人强悍，自恃江陵、公安两城防守坚固，一定不会很快退兵。”曹操说：“很对！”立即下令徐晃将孙权的书信用箭射入围城之内和关羽军营中。被围的将士得到书信后，士气增长百倍，关羽果然犹豫不决，不愿撤兵离去。

魏王曹操从洛阳南下解救曹仁，属下臣僚们都说：“大王如不迅速行动，如今就要败了。”唯有侍中桓阶说：“大王认为曹仁等人能否估计目前的形势？”曹操说：“能够。”桓阶又问：“大王恐怕曹仁、吕常不尽力吗？”答道：“不是。”“那么为什么您要亲自去呢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担心敌人太多，而徐晃等人力量不足。”桓阶说：“如今曹仁等人身处重围之中，仍然死守，没有二心，实在是因为他们认为大王您在远处作外援的缘故。处于万死的危险之地，必定有拼死抗争之心。城内将士有拼死抗争之心，城外有强大的救援，大王您控制六军，显示我们还有多余的军力，何必担心失败而亲自出征？”曹操很同意桓阶的话，便驻扎在郑摩陂，先后派遣殷署、朱盖等共十二营军队到徐晃里里增援。

关羽在围头派有军队驻守，在四冢还有驻军。徐晃便扬言将进攻围头，却秘密攻打四冢。关羽见四冢危急，便亲自率领步、骑兵五千人出战，徐晃迎击，关羽退走。关羽在玺壕前围有十重鹿角，徐晃追击关羽，二人都进入关羽对樊城的包围圈，包围圈被打破，傅方、胡修都被杀死，关羽于是撤围退走，然而关羽的船只仍据守沔水，去襄阳的路隔绝不通。

吕蒙到达寻阳，把精锐士卒都埋伏在名为L艖的船中，让百姓摇橹，穿着商人的衣服，昼夜兼程，将关羽设置在江边守望的官兵全都捉了起来，所以关羽对吕蒙的行动一无所知。麋芳、士仁一直都不满意关羽轻视自己，关羽率兵在外，麋芳、士仁供应军用物资不能全部送到，关羽说：“回去后再治他们的罪。”麋芳、士仁都感到恐惧。于是吕蒙命令原骑都尉虞翻写信游说士仁，为其指明得失，士仁得到虞翻信后，便投降了。虞翻对吕蒙说：“这种隐秘的军事行动，应该带着士仁同行，留下军队守城。”于是虞翻带着士仁至南郡。麋芳守城，吕蒙要士仁出来与他相见，麋芳便开城出来投降了。吕蒙到达江陵，把被囚的于禁释放，俘虏了关羽及其将士们的家属，对他们都给以抚慰，对军中下令：“不得骚扰百姓和向百姓索取财物。”吕蒙帐下有一名亲兵与吕蒙是同郡人，从百姓家中拿了一个斗笠遮盖官府的铠甲，铠甲虽然是公物，吕蒙仍认为他违犯了军令，不能因为是同乡的缘故而破坏军法，便流着眼泪将这个亲兵处斩了。于是全军震恐战惊。南郡因此道不拾遗。吕蒙还在早晨和晚间派亲信去慰问和抚恤老人，询问他们生活有什么困难，给病人送去医药，对饥寒的人赐与衣服和粮食。关羽库存的财物、珍宝，全部被封存起来，等候孙权前来处理。

关羽得知南郡失守后，立即向南回撤。曹仁召集将领们商议，众人都说：“如今趁关

· 史 ·

一九五